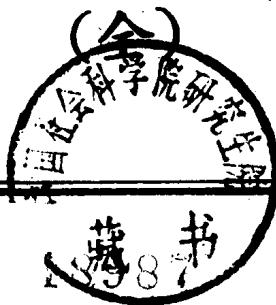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五四號

據民國周西成等修
民國十八年鉛印
海龍等纂
影印

貴州省

桐梓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桐梓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東亞製本所**

臺北市中華路一〇三巷二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二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序

漢隄爲初治營縣後置梓柯營乃改隸梓柯地理志營有不狼山不狼音轉爲婁卽今桐梓之婁山桐梓本營地信而有徵以孝武雄才大略當時特取爲郡治是其山川風物必有超越要荒之表著磅礴鬱積久而發舒然則桐梓之增進文明人才蔚起成南服重要之區非偶然也六代時中原多故文獻消沉營之存否史缺無考隋唐統一復設州郡而漆溪播川屬縣如榮懿扶歡各地增益頗多不僅復漢時之舊又加廣焉良以鄰接巴蜀只隔一衣帶水文化易於灌輸較諸全黔邊境西連六詔南通百粵東走五溪者地勢形便大有不同宋元雖仍唐舊而置南平軍立鼎山縣亦頗有因革逮楊端之後漸大設學選士典章文物燦然可觀趙高峯以太守起家著有詩集與桃谿後

桐梓縣志 卷一

一 前知石印局代印

本僅存足資考據民國肇興府制撤廢概以縣爲標目桐梓在

歷史地理上無愧與區神皋故列爲上縣而獨立之志尙付闕

如如非所以光啓邊方宣揚文教也前省主席兼軍長周公西

成起自斯邑平定黔亂庶政之暇念土物心誠之義其欲勒成

一書爲各縣倡爰命馬空凡韓原熙傅長民劉以莊謝薰陶岳

德炳諸君在省籌備一切並以猶鏡涵侯滄帆趙綬卿諸君專

司纂輯飭縣政府李燦長世祚設局函請龔逸濱君總理局務

余炳章君協助之派員分區採訪積一年有餘成書過半會省

垣變起未竣厥功光緒以縣人繼周公治黔慨時勢遷移失今

不圖後將誰任仍囑諸君子廣續進行於今冬全功告成趙君

攜稿至省余復詳加審核取材宏富樹義正大凡爲總綱十門

各附子目並文徵雜記都四十九卷條分縷晰洋洋大觀邊縣

桐梓縣志 卷一

序

二

前知石印局代印

得此良非易易亦以前哲苦心殫見洽聞立斯基礎因而能發
輝光大則採訪纂修諸人之力居多方今訓政伊始國府通令
各省纂輯方志黔中八十餘縣有志者僅十之二得桐梓爲
先路之導將來各縣陸續修成合之卽爲省志豈非吾黔盛事
乎惜乎志雖脫稿周公竟不及見而追維周公始事之功與任
人之善則當與此書並垂不朽也已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下浣貴州省主席兼二十五軍軍長
毛光翔序於省政府

序

粵維志同史乘跡近邊書今之所以稽古後之所以觀前足以垂鑒戒而明得失法至良意至美也但古人成書必有因藉龍門旁取世本凍水先纂長編庶一變之辨可尋三家之疑無謬若夫艸創編纂唯自採擷而欲勒成一書以昭來許豈乎難矣吾邑古名珍州原屬川境有清初葉始歸黔治唐蒙謫仙均有故跡而湊水虎牢環抱縣靈秀所鍾代生英傑文如清趙石知輩與鄭莫同負詩名武如前主席周公繼斌尤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第以天災時變典籍淪亡風俗沿革掌故闕略繼公思文獻無徵數典忘祖於訓政之餘召集文人創修縣志手定類例始立條規徵石室之遺文訪夜郎之軼事彰前傳後甚盛舉也不圖斯文天喪星殞變生未覩殺青即歸黃壤幸纂修諸

君追終先志告厥成功都二十冊分爲十二意凡五十餘萬言謬使※ 簪查因而叙之自慚絳灌無文亦濫廁名末簡賴顏泚筆榮以爲愧顧余竊有感焉諸君子才兼三長典立五志以左氏之品藻作太史之實錄貫穿經傳經緯古今直覈瞻詳成茲典要而繼公撫我黔黎比及三載荏苒平靖閭閻乂安舉凡實業交通教育建設諸要政次第整興不遺餘力洵足以銘竹帛而垂不朽厥功固不僅吾邑也然野老遺民扶杖輟耕於豆蓬瓜架間如白頭宮娥談天寶遺事輒屈指而數曰此周公之建設也此周公之德政也吾知若干年後續茲志者必採繼公之偉業豐功而筆之於書也悲夫居諸不待轉眼陳跡靜言思之能不黯然爰綴數語用弁卷端述往思來其亦發憤自勵之道也夫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吉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討逆軍指揮王家烈序於湘西雄溪軍次

桐梓縣志序

吾華分省二十有一而黔居一焉黔之爲縣八十有一而吾桐以百里大邑屏翰北藩近衛筑垣遠拱京師關連全局備列職方山川阨塞戶口多寡之數民情土習風土物產之宜因革損益變易遷流蓋未可畧而不論者也溯自平成底定毒害消亡安處甯甯一統無外夜郎之所治唐蒙之所通大漢之所經營有明之所建置聚乎隱隱其載前志越清道光而降時勢異務變通異宜不及百年諸有移易文獻未徵靡得而詳矣邦人君子愆焉憂之羣相爲謀從事修纂集名宿考遺墟網故聞搜軼事罔問寒暑稽合異同類別羣分釐然大備綜邑之疆域沿革形勢古蹟金石人文物產禮制風俗諸大端積成五十萬餘言分綱十二釐爲二十本具錄事實以爲文章詳覈博雅信有以

桐梓縣志卷一

五

遠追前軌者矣稿既定諸君子不以絳灌無文見棄而殷然以審查之役相屬戎行餘暇往復披稽熟而玩之詳而審之諸所記述博引旁徵非足述之所嘗經即見聞之所曾及潛思默考宛復身在魁山漆水間既嘆觀止未贊一辭夫志之爲道崇實黜華如計簿然家常田宅財貨之積日用蔬粟酒肉油鹽服御之微苟有出入皆所登記多張空簿則是自欺而欺人者也斯志也得諸君子勤勞其事賢有司總攬其成章明翔實典雅宏通上之則一統國志之取材次之則吾黔通志之分體後生小子得而讀之庶知吾邑文物聲名于斯爲盛以長養其敬恭桑梓之德而啓發其懷鄉愛國之忱昭茲來許利賴實多既經省府審定付梓有日矣謹爲之序以俟來者

中華民國十有八年十二月下院猶國才題于習安軍次

創修桐梓縣志序

夫郡邑之有志乘所以紀載山川風物之勝概文治武功之盛軌忠孝節義之遺徽以供輶軒之採而備掌故之稽使在上者考物辨性旌別淑慝爾雅於古潤澤於今以惇勸民行而威和庶政是以一鄉一邑必有志其重要者其關係與國史同矧自環球大通新機日啓角智鬥力雲詭波譎苟闕焉而不誌誌焉而不詳將何以爲問俗觀風之一助哉吾桐舊爲西南夷境秦屬漢夜郎晉唐以下或州或縣廢置靡定明萬曆中葉始正名桐梓隸四川清雍正七年撥歸貴州地當川黔之衝九盤塞其前婁山矗其後爲古來用武所必爭登虎峰魁巖諸山俯瞰城郭萬家烟火鱗次栉比帶水濛濛阡陌如雲達人賢士代有傳者過太白之亭弔竹郎之墓覽古流連不禁感慨係之退而徵

桐梓縣志卷一

六

求文獻搜羅軼事則無典籍爲之紀述使人文名物漸就漸滅而無所考證余滋憾焉民國七年戊午道彬謬綰軍符戍守湘西治兵之暇即思致力於此擬募千金爲修纂費恆與周故主席繼公暨同鄉諸君子討論商榷均欣然贊許欲從事矣旋值滇軍之唐黔軍之袁先後入黔政潮澎湃干戈擾攘寇盜充斥省縣殘破余亦周旋於戎馬之間靡有甯息迴視吾鄉受禍尤烈父老昆季相率遠徙兵燹之餘繼以饑饉道殣相望壯者四散避災就食之不暇何修志之足云泊周公入主黔政甫及期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地方官紳乃相與設局提倡延聘學者分門編輯經十有餘月而書成鴻篇巨製蔚然成帙使山川靈秀建置沿革與夫孝子弟節婦貞婦幽人畸士之芳躅流風歷千百載而聲光不泯且使官斯土者於民俗之淳澆政治之

得失風教之隆替閭閻之盛衰得以因革損益調劑其間乘時建功期成邳治豈不懿歟余喜是編之聿觀厥成而隱償十年前之夙願亟弁數言以告來者神而明之擴而充之則此編正後來之嚆矢矣乎

中華民國十八年己巳十二月下浣邑人不謨黃道彬謹序

創修桐梓縣志序

間嘗北走幽燕東經秦岱西過秦晉南浮江淮於山則華嶽之高於川則河海之大於形勝則潼關劍閣之險於人文則江南風物之美瑰璋奇特接於目而印於心可謂天下之大觀也進而訪其耆老讀其志乘舉凡山川地利風俗土物忠孝節義與夫歷代建制沿革或張或弛為隆為替靡不筆之於書垂為典章以備輶軒之採如陸清獻之靈壽李兆洛之鳳臺魯通甫之邳州諸志皆卓卓可傳然則疆域之廣狹民俗之淳澆政治之得失利弊不有借鏡何以為因革損益之資不有觀摩何以收變通化裁之妙是故古者士訓詁地圖誦訓道方志以觀民風以作地俗匪惟作志之權輿亦使守土者考物辨性旌別淑慝以盡飲食教誨之責而躋庶政於懿美豈第抒寫情景狀山水

人物之秀供後人之瀏覽吟詠裁矧今新機日啓法網百變角勇門智波謫雲詭因時記載將有志不勝志者又豈膠柱鼓瑟為小儒拘墟之見可以盡中外之能事哉志之關係既重且要則修之不容稍緩也明矣桐梓古為西南夷境秦漢屬夜郎魏晉因之唐宋以後或置漆州或改播川興廢不常旋設旋罷明洪武六年以縣地析置播川桐梓松坎三驛桐之名自此始萬曆二十九年立縣屬之川清雍正七年改隸貴州遵義府自萬曆迄今更數百年中經兵事之擾攘強梁之割據盜賊之蹂躪災荒水患之廼旋存亡絕續時移勢異遐思疇曩慨然太息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丙寅之冬余奉省長周公命來宰是邦暇則步鼎山尋漆流南望關英雄用武之地思昔人之偉烈猶凜凜有生氣北顧松江帆檣上下庶矣哉愆愆鬱鬱然東訪魁

岸崎人逸士棲寄之所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西陲虎驁城郭
在目萬家烟火鱗次櫛比富庶之風洋溢乎四境而山巒之磅
礴風氣之敦厚文學武功日趨盛軌豪傑英俊之輩接踵而起
大名鼎鼎業聞於西南尤非僻壤所可及獨志乘付之闕如余滋
憾焉每與邦人士談欲創修之而邑中能文之士皆宦於外財
又無所由恆戚戚於心殆有志而未逮近一載矣越戊辰桐紳
之留筑者相與籌畫經費督察採訪余乃設局以纂聘猶君鏡
涵趙君綬卿侯君滄帆王君在田分任編輯而以熊君逸瀕余
君炳章總理局務起民國十七年戊辰七月訖民國十八年己
巳十二月經十有八月而書成綱羅新舊條分縷晰參補修訂
纖悉靡遺於庫可謂盛矣考桐梓向非無志康熙二十五年邑
令賈國樞因太守孫公郡志之舊輯爲草志二卷出邑孝廉李

晉之手雍正五年邱令仲咀又於採呈通志之餘庶續纂修賈
志無存邱志亦簡畧不備道光辛丑莫友之鄭子尹兩徵君修
遊義府志體製雅潔考據詳贍實駕靈壽鳳臺邳州諸志而上
之尤爲舉世所傳誦桐梓雖附麗於編然不過舉其犖犖大者
逮今又六七十年矣追同光間凌令彝銘何令宗輪復先後紀
纂俱未刊行是桐梓今日之志非因實創雖經政局之變全書
竟以告成豈非在事諸君子勤於其職又豪彥勝流踴躍進行
而後有此巨帙宏篇哉豈非孝子悌弟幽人烈士節婦貞女艱
苦感泣在天之靈有以呵護而默成之哉今者訓政伊始建設
方殷桐當川黔之衝黔又爲第一之省後之來者乎此一編觀
於土地之荒蕪當思何以闢之貧民之生計當思何以植之物
產之殷繁當思何以作之以及改進農功扶持風化擴充文教

開闢利源於以揚先詰之徽迪靈明之智將來文治武烈之盛
必有邁於今日而與名都大邑作魯衛者不禁跂予望之固不
僅爲觀風之一助也已

中華民國十有八年己巳冬知桐梓縣事署南翰仙李世祚撰

序

在昔保章辨遠通經鄧侯入關先收秦籍故丞相張禹而使朱貢司空裴秀復注夏書以至太康元嘉並飭記牒九域十道備極句稽典章冊府嬾乎職方卓哉煌煌義誠要已若夫郡縣之志權輿於斯徵諸漢法亦重史官聞之近儒視同國乘由唐而降作者輩出吳郡臨安稱於宋武功朝邑著於明古香古色可喜可觀沿及近代涇縣三水北江與淵如齊名汾州偃師東原共虛谷競美他若陸志鄰城董志懷遠周志廣泐章志天門莫不典瞻有法精覈切用而貴州遵義一志撰自鄭莫文辭爾雅堪追遺範於方姚考據淹通足紹絕學於顧李不特山川耀其光輝抑亦閭里增其聲價者焉桐梓界居黔北壤接蜀東唐置涪州之郡宋標播川之名開草路於當年遠遜青齊之富

庶稱要區於今日洵當赤緊之衝繁溯自明神宗創建以來清世廟改隸而後文化已蒸蒸日上邑乘獨落落弗聞雖省志間有搜求而神龍莫測萬變府志亦嘗甄采而全豹僅窺一斑論世者多夏五之疑考古者乏冬三之用是豈作志難史集恐蹈於醴陵遂爾棄筆無人記莫續乎實字不其惑歟且夫蠻烟瘴雨之鄉朔雪炎風之地時有著錄勒為專書矧乃境當孔道地匪遐隔壤土半屬膏腴氣候尤稱溫淑抱城而一水潏潏護田綠繞環郭而萬山盤鬱排闥青多橋平順齒桃花夾岸以爭妍路開羊腸柳影隨車而送遠謁竹王之墓緬壯志於雄風遊太白之亭語愁心於明月北顧題巖更饒勝概南來問渡尚錫嘉名詠倚樓之妙句家學遠紹於唐賢撫治劇之宏規祠祀早隆於桂嶺釋書臺而左右顧涪涑溪以溯洄從覺今昔之聲明文

物嬗進者固有開之必先而山川之磅礴扶輿繼起者更方興之未艾脫無紀纂胡備參稽重以刼邏紅羊禍延青嶺帛書置於魚留妖讖騰於狐火未免聖生荆杞社散榆枌璋璣共砥礪同盡文獻借氣侵以亡劉安枕中之秘半填委於泥沙杜林挾持之編多湮霽於瓊壁此而零縑斷簡不汲汲以蒐羅將毋蔓草荒煙遂茫茫而長逝前觀往古後譚方來遐想寂寥可為太息自戊辰春奉命佐治桐署初司訟獄繼掌簿書適值兵燹之餘深抱材幹之懼李公翰仙縣長以蜀南名士作黔北宰官才識遠嬾乎龔黃德行堪追乎召杜純儒良吏政通人和求之近今未易多得暇與搜集掌故稱述前聞憶杞宋之無徵恐郝鄒之就下商同設局創修縣志聘熊逸瀨余炳章兩先生為總協理猶鏡涵侯治帆趙綬青三先生為編纂而前省主席周公今省主席毛公副軍長王公暨師長黃猶侯諸公以及留筑諸紳相繼捐廉為局中經費使元和郡縣之志復再見於今茲重陽耆舊之編賴紀存於簡策而鳳鳴山高大業得與日星而並耀龍蟠洞古英雄不隨濁浪以俱淘蓋甚盛意也爾乃舉例發凡肇端創始與圖曉展典籍宵陳金壺流翠墨之香鉞網昨紅珊之影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撰彙存班固爬羅散佚等搜諸玉枕石函量度華離均寫以螺丸繭紙事必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萱詞惟取其詳求益非同于市菜制繁以簡文奚羨萬七千篇能勸適精月常得四五十口不必百夫決拾日爾一贊成中顯著臚晰博甄密摺覽之而足審變更察之而足明要害考之而念世事之廢興靡定觀之而思人物之利賴匪輕蓋萃羣

言包羅萬有信乎淮南之作備具衆言而呂覽之修不同凡響也已光小言何補大嚼未遑問水端而罔測研宙合以難窺名山可寄敢云提倡宗風慧海同搜竊幸躬逢哲匠精鏤之在望一篇愧十匹以酬知華贈之爭繾三品列兩廂並重讀罷而周行示我彪志庶幾其等倫書成而風雨懷人羊石更深其感慨今上平歲公而觀公已不於見於私也

中華民國十八年歲己巳桐梓縣政府科長古筑楊芝光謹序

桐梓縣志

卷一

序

十三

桐梓縣志序

周官小史掌邦之志論者謂卽今之府州志顧其書實偽難知未足爲據惟晉常璩華陽國志紀巴蜀一域具有史裁實爲後世地志之所始迨後府州縣志蔚然繁興下而名山古剎勝地要區亦泐專軼於是讀者坐手一編不難盡悉其地域之廣袤戶口之疎稠稅則之得失建置之沿革政教之隆污人文之興替物產之豐蓄風俗之醇醜與夫山川之雄奇景物之妍麗法良意美非文化隲進之邦其曷能語於斯乎至其編纂之宜斟酌損益章實齋李次青郭筠仙輩論之綦詳可則倣也吾黔則清道光時鄭子尹莫邵亭兩先生共修遵義府志體例之完善紀載之翔實論者推爲海內志書之最黔乃爲邦人所重視然則地志之興廢其關係顧不大哉吾邑在漢爲縣地歷六朝

桐梓縣志

卷一

序

十四

多故興廢不可考隋唐而後復設州郡爲榮錄扶歡夜郎等縣載在史籍宋爲播州明屬播州長官迨萬曆中削平楊氏復置縣乃名以舊驛名卽桐梓今名之始溯自漢置縣於今二千餘年朝代迭更賴前人之經營啓發漸摩涵濡之餘文明孕育人材輩起早臻於禮教之治宜有美備之地志矣顧一方志乘紀載久缺僅乃於清康熙間有賈志三卷旋經散佚雍正時續成邱志一叙僅存至道光時續修府志邑人趙石知先生因集採訪所未集事而吾邑自改革後府治撤廢已屹爲大縣尙無專志府志雖備桐僅附庸非所以昭著始末垂示來茲也況夫世運演進寰球大通推遷既多容舊體之未備簡畧過甚更往迹之難詳今幸耆老猶存舊聞未墜誠宜及時纂錄廣事搜羅事

例須加揚惟編輯不主因襲或用統計以補圖表之不逮或增門類以劑體制之空疏或參測量以補舊法之簡陋則實書未淪逸編可補庶可繼往開來信今傳後也然則縣志纂修不可須臾緩也明矣民國十五年前軍長兼省主席周公繼斌主黔政百工皆與民物安阜越明年予適歸自滬上慨夫邑乘之闕如也因共商從事興修與馬空凡謝薰陶韓原熙岳德炳劉以莊諸君在省籌備聘請鏡涵侯治帆趙綬卿諸君專司纂輯遂於十七年夏設局督修焉予復謬承推任總理而余炳章助之愧予東西奔馳席不暇煖未克操觚其間多所裨補賴首倡諸君子勤事蒐討合力以赴適歷數月而倡基始紆又數月而坯型頓具忽值滇李入黔功虧一簣迨今軍長兼主席毛公羣麟削平大亂治具畢張關心文獻捐廉補充乃得廣續前功綴輯

桐梓縣志

卷一

序

未竟迄于今冬全書告成以付剞劂計為總綱十門各附子目並文徵雜記凡四十九卷雖不足與海內著名之志書媲美爭光然今後邦人士徵文考獻欲知吾邑地域之廣袤戶口之疏稠稅則之得失建置之沿革政教之隆污人文之興替物產之豐饒風俗之醇醜以及山川之奇秀景物之妍麗者庶可按圖而索如示諸掌矣殆亦儕于文化邦域之郡邑所有事乎是為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下旬邑人熊逸濱序

序

邑志猶國史也國史則設有專司歷朝相因載在官制非人莫屬故體例有成書傳之奔輿使後之人曉然于數千年政治之得失風俗之隆替人材之盛衰建置之沿革典章文物燦然具備誠宏製已邑之有志曷獨不然雖廣狹之義懸殊而體例則一也夫志者誌也所以誌一邑之掌故而昭茲來許也舉凡疆域山川職官人物名蹟物產以及前人之豐功偉業先達之嘉言懿行不有以誌之閱數十寒暑即將由沉寂而漸歸湮滅雖有後賢篤思纂輯而文獻無徵末由依據老成凋謝何所諮詢亦徒于擱筆太息引為遺憾而已吾桐志書明萬曆時鄉先輩李翼一先生創修於前清康熙間知縣賈國樞邱仲坦二令續修于後今皆無存同光時知縣凌彝銘何宗輪二令先後續修

桐梓縣志

卷一

序

簡畧遺漏不足言志亦未刊行惟道光中鄭紫翁莫匪叟二先生修葺義府志邑紳趙石知先生為本邑採訪員本其所得著為桐案今亦僅存孤本吾桐掌故斯為碩果矣空凡於此竊有感焉夫修志非著書比也可以匠心獨運虛構成篇欲微而闡幽必窮源而竟委吾邑之志若李若賈若邱凌何各志既皆失傳其可據以為引證者祇此孤本桐案耳但人事靡常變遷萍洲設此孤本不幸佚矣即永無根據之書矣此時之不可失者也修志之事未可濫筆非得通人宿儒分任編纂不足以盡著述之美鑒閱者之心邑紳侯滄帆趙綬卿猶鏡涵王在田令狐輝萃諸先生學有根抵物望所歸現皆家居與言修志諒有同情過此以往恐不免有才難之嘆矣失此不圖後難為繼邑志興修事焉能已特先將此意而陳於前主席周公繼斌取決

決行止亟蒙嘉許乃商之嚴逸濱江佩瑛王紹武猶用僱舉測
華韓原熙傳長民劉以莊謝薰陶趙文麟岳德炳諸公並致函
邑中諸君子均得其贊同爰請周公令飭縣長李瀚仙設局督
修派員採訪惟事當經始財用自繁平日既未儲存臨時何從
挹注空凡復與陳君逸濱廣爲勸募獲資以濟不謂鉅變忽生
半途而廢以竭盡心力而始成之局一朝停輟惋惜者久之未
幾今主席毛公羣麟入主黔政空凡復以爲言蒙慨捐獨俸一
千元囑並從事續修於是志局開而復開各員散而復聚譬之
已萎之卉得雨露而滋榮焉然晨夕之灌溉又烏可忘也空凡
仍隨時募捐滙寄使費用不感缺乏閱十有八月而成書用款
二千六百餘元實始願之所不及謂非諸君辦事之勤敏與捐
助之慷慨烏能如是乎爰舉創修之緣起以弁於首至於搜羅

桐梓縣志【卷一 序】

之宏富紀載之翔實棄取之精當諸公叙中已詳言之故不贅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下浣邑人馬空凡謹叙於貴州財政
廳

桐梓縣志緣起

竊以秦漢夜郎久無圖考隄封域俱屬蠻荒桐梓在萬歷以
前未建縣城何有於志至清康熙二十五年賈令國樞因太守
孫公郡志之舊輯成草志二卷雍正五年邱令仲坦又於採呈
通志之餘庶續而纂修之今賈志隻字無存邱志僅餘一序而
已至道光辛丑鄉先輩趙氏石知充府志採訪員卽舊稿編爲
桐梓同治初凌令彝銘亦有志稿今皆未之見也石知子彝選
於光緒中年應聘纂輯亦未刊行民國三年續修府志五年續
修通志經邑紳侯樹濤譚鈞陶兩次採訪奈戎馬倉皇省府兩
志均未出板濟蒙渡而登墓山變武蠻而爲文化昔時紀宋文
獻無徵是猶欲登山而裹足欲渡水而焚舟也幸周前省長入
主黔政提綱絜領百度維新桐雖邊邑榮梓所關卽宜採風以

桐梓縣志【卷一 序】

襄盛舉適值令軍長毛公由亦督省同鄉諸君子以縣志之急
難緩待也商請作主一會議於黔靈山再會議於熊公館擬卽
設局創修以成曠典嗣因撥演之役出礙在卽故未果行茲者
王黃熊猶各巨公先後歸還各助重金首爲之倡同鄉各文武
又皆舒財仗義以集其成縣長李公乃轉詳省政府立案備查
於是延聘宿舊規定章程設局泮宮草創伊始夫桐梓自同治
癸亥號匪陷城次年甲子城復被陷咸同以前之掌故蕩然無
存也越至民國兵匪交乘官舍民居肆行焚掠咸同以後之典
章又泯然漸滅也舉千百年之廢典得全體人之贊成前觀往
古後顧今千載一時胡容再續雖然修志難矣而修志於迭
經兵燹之餘尤難昔孫知府敏政有云考核不真則失之誣
紀載不悉則失之遺文或不采之與見公論而妄以私意奉台

附會則失之誕今日者紳先生凋零已久將欲彰往詔來試問鼎山故城播川舊縣尚有流風否乎夜溪石刻南平關經尙有遺跡否乎溯未平播之先迄改土歸流之後頭緒紛披殊難著手幸趙君綬卿王君在田大力鼎助始克成篇自維繇管在抱事實未詳倘有誣者遺者誕者惟盡其所見所聞而已或倖而不誣不遺不誕亦惟盡其所見所聞而已後之君子苟卬草創而討論之且修飾之更潤色之抑又幸矣

民國十八年己巳猶海龍謹識

序

戊辰歲雋守宛溫之三年倦而思息書三上不獲准迨同鄉人士在筑會商修輯縣志公推邑宰廉猶君鏡涵學博侯泮帆謝君寶箴協修之旋以謝君新宰餘慶因爲調雋之請奉前省主席周公函諭速清經手贊襄盛舉時猶君先歸旋同邑宰李公翰仙總理熊君逸瀕余君炳章襄校王君在田令狐君暉荃於六月中設局始事雋聞命之下終夜徬徨自念修志何等事古人所謂難也傳傳賈志邱志凌志草本一無所見何志未臻完善昔睹鈔本尤多亥豕魯魚至先朝憲典新邦政令兩遭賊火隻字無存現在老成彫謝典籍淪亡士夫遠遊學子他適殆所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今日而修吾桐縣志則尤難也雋也廢書曠學幾三十年半解一知早銷磨於蜀水黔山衣奔

食走猶君侯師學植根抵望重士林碩果僅存允稱斲輪老手際茲絕續之交設不及時修葺此後尤難之難也然以雋驛則其間涇渭同流瑕瑜在璧是猶以黃茅白草雜諸異卉名葩土飯塵羹列於山珍海錯其可乎庸陋之忱推卸雖有不能應命實有未敢八月解組來省兩謁繼公均奉溫諭速我回車且曷以鄭重寬羅短期畢事雋語猶豫當以梓桑文獻相責義正詞嚴雋不獲辭一再向侯師商榷於九月返里復准仙縣長聘晤猶君於泮宮着手已有端倪徵集尙無報命試想上下五千年縱橫數百里可紀事實顯晦不一巨細紛繁必須全部在懷先分編而紀目並起例以發凡庶分類歸納不虞散漫屬辭比事秩序謹嚴如工程師建築方式必先繪具圖說然後依式進行猶君曰唯唯有是設規畫部署事豫則立矩矱衆長料若

畫一越日以目錄凡例相示並同王君在田先獲蒐獲各新舊志書志稿私家記事各草本暨各區採訪函覆者雖記載不盡雅馴或採取無當或多不得要領然觀摩有自編輯有資緣是提綱挈領分道揚鑣引證經史旁搜子集參訪耆老諮詢鄉人以及庭訓故聞牛生踐履所得者網羅抉擇按彙疏附事迹惟求翔實辭之工拙弗計焉約六閱月月是年八月三十一日編纂方半政變忽聞一時謠傳險狀咄咄逼人草創因之中輟夫以桐志四修而不成茲又中道停止桐志之厄果有數乎是又難也七月既望得馬廳長空凡書轉奉今省座毛公函諭催事續修並捐千元以助經費乃偕猶君再擁管城且編且訪伏案面壁繼晷焚膏知人論世善善從長雪夜霜晨賈其餘勇又約六閱月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稿乃脫庚午春初急事整理更得侯師榮旋修

飾循審分別部居次第詳徵力求實在相與參互考訂兩度月圓乃蒞成事適雋赴省中友人兩約邑官紳同囑載書以行就便進呈蒞省先會集衆同鄉於銀行大致省覽署有剪裁繼而政府及當事諸君共聘楊顧問覃生爲之再審又使僑服檢校役兼備諮詢楊君披覽一周若體例若綱目分合裁登筆創謹嚴語病文疵悉予刪剔由二十二本核存二十本僑即奉令守都勻全書交由籌備員傅長民諸君進呈省府釐定嗣奉指令開呈悉送到桐梓縣志稿二十本取材宏富樹義正大部分班列條理秩然披閱之餘無任嘉慰除題簽並爲之序外其字句間有應行刪改者亦經審核飭承分別粘簽至事例雖與部章稍有不合但原稿編修在十八年部章未頒行以前應准照舊刊行以副地方先達關懷里乘之初意合將原稿發還希於簽

出之點查酌修正從速付印一俟印就仍檢一部呈府備查此令計發還原稿二十本等因奉此籌備諸君正謀付局排印間雋復請假返省覃生楊君暨空凡廳長再三促雋分神校對以省譌錯雋又協同漢初處長以莊園長所夕校對讀全文訂正字句丹鉛塗抹不厭求詳居諸幾易而全書始出版若夫辨星分野詰士久嘗天文一章當日擬不再紀猶君曰否不然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休徵咎徵尤關人事舊志皆載弗苟異同棄取之權付諸審定此天文所以仍列也民國以來政治事新國事政聞日有變幻英雄時勢事蹟頗多昭昭在人聞見方真苟不乘歲時之近按類而甄錄之將事與時湮人隨世往典型云邈若存若亡何以彰往何以詔來均滋咎矣矧束筆乃止編年郡志先有成例此民國十八年間應記事由所以弗遺也其餘

各門因草損益或詳或畧力盡可能時代攸關無庸辭費凡十大綱附以文徵雜記共五十餘萬言成書四十九卷實支洋二千六七百元往日迭經變遷恆苦難成之縣志今日幸告厥成謂非政府諸公之賜也耶問嘗因而論之縣志憲綱也類別多關係宏全縣數千百年之統計也以雋愚屬膠負虛聲勉叨附驥茲事體大撫拾今古何敢輕心但時間短促率爾操觚史有闕文章猶急就荒夷梳剔一次未經遺漏舛錯自知不免野甚野史稗等稗官覆瓿土宜夫復何疑倘遇有道而就正之幸之甚矣若必執三長七畧以相繩則有待於第二鄭莫也夫謹述經過用補前編